

新闻与传播

# 传播仪式观理论视角下青年 “陪伴学习直播”社会文化现象研究

罗振男, 元英

[摘要] 伴随网络直播技术向教育场景的深度渗透,“陪伴学习直播”作为新型知识传播范式迅速兴起。本研究以历史社会学为基本理论视角,基于传播仪式观理论框架,以bilibili平台学习直播为研究场域,探讨青年参与“陪伴学习直播”的仪式化行为特征、教育功能及时代文化特征。研究发现,“陪伴学习直播”是传播技术发展和青年群体代际变迁的双重结果;是一种能有效激发参与者情感需求,强化参与动机,提升学习效能的网络群体自主学习模式,是针对性解决现代教育某些弊病的一种有机尝试;同时也是兼具工具理性与情感价值的数字化学习的一种文化现象。本研究为理解在线教育场景的社交属性与人文价值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参照。

[关键词] 传播仪式观; 陪伴学习直播; 青年学习行为; 网络直播; 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25)12-0078-17

DOI:10.11778/j.jnxb.20250034

##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直播技术的纵深发展持续重塑着社会互动与信息传播的范式。自2005年视频聊天业务开创以来,我国直播行业历经秀场直播、游戏直播到全民直播的网络传播业态转型。技术迭代显著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门槛,UGC(用户生成内容)激励机制推动直播内容向多元化场景渗透。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0%<sup>①</sup>。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

作者简介:罗振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元英(通信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智媒时代大学生网络素养模型构建及提升路径研究”(310420120)。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2025年7月21日,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721/c88-11328.html,2025年8月10日访问。

络直播用户规模为 8.33 亿，占网民总数的 75.20%<sup>①</sup>，网络直播已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数字基础设施。这一技术赋能使直播突破娱乐属性，逐步嵌入教育、电商、文化等领域，形成“媒介即场景”的新型传播生态。网络学习直播作为直播技术与教育需求结合的产物迅速崛起。起源于“study with me”模式的“陪伴学习直播”尤为典型。bilibili 平台(以下简称 B 站)作为 Z 世代青年(指 1995—2009 年出生的人群)高度聚集的综合性平台，依托“视频+直播+弹幕”的丰富内容生态，成为陪伴学习直播的主要阵地，其以技术中介重新定义了学习行为的符号意义。

青年作为整个社会最具活力的群体，对于网络传播这种新型文化模式具有天生的偏爱和使用优势，也自然成为网络文化的生力军和主力军。网络文化传播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标志着一种新文化范式时代的到来。以时代和文化双重视角去观察当代青年的“网络学习直播”现象，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深层次地分析和认识这种学习模式，而且能够让我们站在时代和发展的视角去分析青年的社会本质，推动我们从历史社会学、后现代文化等新的视角去认识青年，深刻分析青年行为和青年发展与时代、科技、社会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基于此，本研究以传播仪式观为基本理论框架，探究以下问题：第一，青年参与陪伴学习直播过程及其互动行为呈现出哪些特征？第二，驱动青年群体参与陪伴学习直播仪式化行为的内在动因有哪些？第三，陪伴学习直播的仪式化传播对青年社会化发展有哪些影响？

## 二、研究设计

### (一) 理论基础

1975 年，詹姆斯·W. 凯瑞首次系统性提出“传播仪式观”这一理论。该理论强调传播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仪式，认为传播的本质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通过仪式化互动构建共享文化符号，使参与者产生情感共鸣，强化身份认同<sup>②</sup>。后续研究在多学科交融中拓展了这一理论。兰德尔·柯林斯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在共同关注和节奏连带等要素的基础上，情感能量在群体中进行流动，从而形成集体归属感<sup>③</sup>。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提出“媒介事件”理论，阐释了大型直播如何借助时空同步来凝聚观众情感，形成“流散仪式”<sup>④</sup>。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米恩图·蒂卡(Minttu Tikka)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生成内容的研究表明，用户通过模式化、表演性和象征性的仪式化互动(如使用特定标签、分享统一符号等)，既彰显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又有效促成了短暂社会凝

① 《去年我国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超 1.22 万亿元》，载《人民日报》2025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5798.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5798.htm)，2025 年 8 月 10 日访问。

② [美]詹姆斯·W.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 页。

③ [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6 页。

④ [法]丹尼尔·戴扬、[美]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5 页。

聚力的生成。<sup>①</sup> 亨里克·约登(Henrik Jodén)与雅各布·斯特兰德(Jacob Strandell)对游戏直播的分析表明,游戏直播的互动机制与线下互动仪式高度相似。主播通过实施接纳策略、引导观众主动参与,有效推动观众深度投入互动,构建观众对社群的准社会依恋。<sup>②</sup>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维度推进了相关研究。王晶强调应回归人类行为本体,运用阐释学解构仪式背后的权力关系<sup>③</sup>。郭建斌等则通过词源学辨析,指出仪式观的核心在于意义共享而不是形式模仿<sup>④</sup>。在实证层面,该理论既被应用于春晚等强仪式性媒介事件的分析<sup>⑤</sup>,也被拓展至短视频中的家国符号展演等弱仪式性日常实践<sup>⑥</sup>。

## (二)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主要观察场域——B站,是我国青年网络文化的重要传播地。数据显示,B站2024年第四季度月均活跃用户达3.4亿,同比增长2.10%,日均活跃用户突破1.03亿。近年来,由于平台持续营造以知识分享为特色的社区氛围,知识学习类内容已成为重要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强社区属性为陪伴学习直播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用户通过弹幕互动、连麦学习等,形成了独特的“虚拟同桌”式场景。本研究重点关注B站“陪伴学习直播”分类下的观众群体。该群体不仅是“知识获取者”,也是“仪式参与者”,其观看与互动行为既满足对学习内容的功能性需求,也承载社交互动与身份建构的文化诉求。这一现象折射出数字时代学习范式的转变学习活动正逐渐通过技术中介、情感互动与符号共享,从个体化的认知升华为集体参与的文化仪式。

##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力求为理解中国语境下的新型学习文化提供实证依据,采用参与式观察捕捉直播场景的仪式性互动轨迹细节,对B站陪伴学习直播进行深描;以问卷调查法获得陪伴学习直播用户的特征,并从中抽取28人进行深度访谈,以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挖掘观众陪伴学习直播行为的意义及建构过程。

### 1. 参与式观察法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于2024年8月—2025年3月,以“陪伴学习主播”身份,在B站自习室分区进行直播,对研究场域进行多维度观察。在传播仪式观的理论下,直播仪式是由主播与观众共同构建的,而主播作为仪式的发起者,其行为(包括环境布置、时间安排、互动策略等)直接影响观众的行为,是整个仪式化过程的关键。在直播期间,本研究收集了三类数据:(1)量化数据:总时长652小时,日均观看量12.3万,最高同时在线1217人,粉丝增长11247人,打赏频次平均为3.7次/小时。(2)文本数据:收集1.95

① Tikka, M. M. T., "Ritualisation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Crowd-enabled Responses to the Stockholm Terror Attack on Twitter", *Nordicom Review*, Vol. 40, No. 1, 2019, pp. 105 - 120.

② Jodén, H., Strandell, J., "Building Viewer Engagement Through Interaction Rituals on Twitch.TV",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25, No. 13, 2022, pp. 1969 - 1986.

③ 王晶:《传播仪式观研究的支点与路径——基于我国传播仪式观研究现状的探讨》,载《当代传播》2010年第3期。

④ 郭建斌、程悦:《“传播”与“仪式”:基于研究经验和理论的辨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11期。

⑤ 张淑芳:《仪式化传播的观念塑造与价值引领》,载《当代传播》2017年第2期。

⑥ 刘强、聂梓萱:《记忆·共享·认同——传播仪式观下对〈传家宝里的新中国〉的研究》,载《当代电视》2021年第11期。

万条弹幕、评论等，标注为“进度打卡”“问题咨询”“情感鼓励”等 8 个互动类型。(3) 行为数据：记录观众社群的日常互动。观察过程遵循持续参与、深度反思、理论饱和的原则，累计形成 2.1 万字的观察日志，为后续访谈提供重要依据。

## 2. 深度访谈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访谈问题紧密围绕“传播仪式观”的核心要素，形成递进式问题，系统挖掘观众的仪式参与体验与意义建构。访谈对象的选择采用目标式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目标式抽样标准包括：观看时长 $\geq 50$ 小时，以确保对直播仪式有深度体验；互动类型差异化，以覆盖高频弹幕用户、打赏用户、纯观看用户；社会属性多元化，包含大学生、在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待业者等群体。简单随机抽样通过在直播账号动态发布招募公告并附筛选问卷链接，以及在 B 站自习室分区选取直播间请求主播转发访谈邀请。最终，本研究共筛选了 28 名符合要求的受访者(受访者信息见表 1)。

表 1 受访者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状态	观看陪伴学习直播时的备考状态
F1	女	19~22岁	本科在读	学生	考研
F2	女	19~22岁	本科在读	学生	高考
F3	女	26~30岁	博士在读	学生	职业资格证考试
F4	女	23~25岁	本科毕业	待业	考研
F5	女	19~22岁	高中及以下	学生	高考
F6	女	26~30岁	本科毕业	待业	考研
M7	男	18岁及以下	高中及以下	学生	高考
M8	男	23~25岁	本科在读	学生	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语言类考试
M9	男	19~22岁	本科毕业	待业	考研
M10	男	19~22岁	本科在读	学生	高考、考研、语言类考试
M11	男	31岁及以上	博士毕业	在职(含自由职业)	未处于备考阶段
M12	男	23~25岁	本科毕业	待业	考研、公务员考试
M13	男	23~25岁	本科毕业	在职(含自由职业)	公务员考试
M14	男	19~22岁	本科在读	学生	未处于备考阶段
M15	男	26~30岁	博士在读	学生	未处于备考阶段
M16	男	23~25岁	本科在读	学生	考研
M17	男	26~30岁	硕士毕业	在职(含自由职业)	职业资格证考试、未处于备考阶段
M18	男	31岁及以上	本科毕业	在职(含自由职业)	考研
M19	男	23~25岁	硕士在读	学生	考研
M20	男	19~22岁	本科在读	学生	考研、语言类考试
M21	男	26~30岁	本科毕业	在职(含自由职业)	考研、职业资格证考试
M22	男	26~30岁	本科毕业	在职(含自由职业)	考研
M23	男	23~25岁	硕士在读	学生	考研
M24	男	31岁及以上	硕士毕业	在职(含自由职业)	职业资格证考试
M25	男	23~25岁	硕士在读	学生	未处于备考阶段
M26	男	19~22岁	本科在读	学生	考研
M27	男	19~22岁	本科在读	学生(求职)	考研
M28	男	23~25岁	硕士在读	学生(求职)	考研、职业资格证考试、语言类考试

### 3.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通过结构化题项,获取样本用户的行为频率、时长、互动偏好等量化指标,揭示观众行为的整体分布规律。在进行陪伴学习直播的同时,在直播账号的动态中发放问卷,并在B站“学习区·自习室分区”找寻合适的直播间,邀请主播转发问卷。为保证调查对象均为陪伴学习直播真实观众,问卷将“是否观看陪伴学习直播”这一问题作为首个问题,回答“是”则继续作答,回答“否”则结束问卷,最终共收集到有效问卷305份。

#### (四) 模型建构

开放式编码。开放式编码是研究者对访谈文本进行逐句编码,进而形成与数据相符合的概念。本研究对28份深度访谈的34万余字文本逐句进行开放式编码,在比较与归纳中形成概念类属,同时将相近的概念进行合并,最终形成了38个初始编码(A1~A38),并将其归纳为12个次级范畴(AA1~AA12)。

主轴式编码。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依据编码范式,对已识别的概念进行整合,挖掘概念间的逻辑,形成主范畴、次级范畴的层次结构。本研究对12个次级范畴进行归纳,共形成4个主范畴,如表2所示。

表2 编码信息

主范畴	次级范畴	初始编码	原始语句
仪式化观看行为	AA1 时间仪式	A1 时间规律性、A2 周期性观看、A3 结束仪式感知	“我会在手机上做好直播时间的标记,避免错过直播”
	AA2 空间仪式	A4 物理空间准备、A5 虚拟场景代入、A6 场景依赖形成	“我每次看直播前,都会把桌子收拾干净,泡一杯咖啡,感觉这样才能进入学习状态”
	AA3 内容偏好	A7 主播专注学习、A8 安静学习氛围、A9 小群体偏好	“我确定参与哪个直播间,只有一个标准:主播要真正专心学习,而不是作秀”
仪式化互动行为	AA4 弹幕互动	A10 标准化互动、A11 从众性互动、A12 仪式化打卡、A13 被动互动倾向	“穿着要正式得体,桌子上不能杂乱,尽管只有自己,但也要像在图书馆学习一样”
	AA5 打赏送礼	A14 象征性打赏、A15 鼓励主播、A16 提升粉丝等级	“我关注的三个主播粉丝都不超过500人,大家互相眼熟,发弹幕就像和老朋友打招呼”
	AA6 社群互动	A17 认同粉丝身份、A18 集体努力感知	“只有‘辰宝快读书’的粉丝才懂粉丝团名称暗号‘辰研梦’,外人根本插不上话。”
参与动机	AA7 情感需求	A19 缓解孤独感、A20 现实社交补偿、A21 集体目标共鸣、A22 虚拟同伴认同	“在直播间里,我不需要和他人交流,但看到弹幕里大家都在努力,就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AA8 学习效能	A23 提升学习效率、A24 心理监督效应、A25 行为模仿、A26 优化时间安排	“看主播用思维导图整理知识点,我才知道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学”
	AA9 自我提升	A27 持续学习理念、A28 获取知识技能、A29 获取学习资源、A30 减少拖延行为	“下班后身心俱疲,但打开直播间看到那么多人还在学习,就会强迫自己至少读一小时书”

(续上表)

主范畴	次级范畴	初始编码	原始语句
价值意义	AA10 个体心理价值	A31 社会支持感知、A32 深度互动需求、A33 减少焦虑压力	“小而精的直播间更像私人自习室,到我的弹幕,哪怕只是回个‘加油’也让我有存在感”
	AA11 实用价值	A34 时间意义建构、A35 目标可视化、A36 进度比较心理	“看到主播一直在看书,偶尔玩手机的我觉得落后了,该背题了”
	AA12 文化认同	A37 学习群体维系、A38 新型自习文化	“我常开着直播间写论文,并不是需要监督,而是‘学术在场感’”

选择式编码。在主范畴中,筛选出具有统领性的核心范畴,围绕其构建理论模型。本研究中,“陪伴学习直播观众的仪式化参与行为及意义”作为核心范畴,贯穿观众的行为,驱动其参与动机,并最终体现在价值意义层面(理论模型见图1)。观众的“仪式化观看行为”和“仪式化互动行为”受“参与动机”的驱动,而这些行为又促成了“价值意义”的生成。在此过程中,观众通过时间、空间的仪式化安排,以及互动模式,满足自身情感、学习等多元需求,在个体心理、实用价值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实现意义建构。

在扎根理论研究中,理论饱和是评估理论模型完整性与解释力的关键依据,直接影响最终理论建构的可信度。本研究采用剩余数据独立编码法进行理论饱和检验,从原始资料库中提取未参与前期模型构建的访谈文本与观察记录作为验证样本,由两名未参与前期分析的研究者,依据已建立的范畴体系对样本进行编码,与现有框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验证样本编码过程中生成的新概念均能被现有主副范畴吸纳,未出现新范畴。通过对各主范畴下属副范畴的维度进行校验,确认已全面覆盖样本中呈现的相关现象。基于上述检验,可判定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已达到理论饱和,能够充分解释不同特征观众在陪伴学习直播参与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动机机制及意义建构,为后续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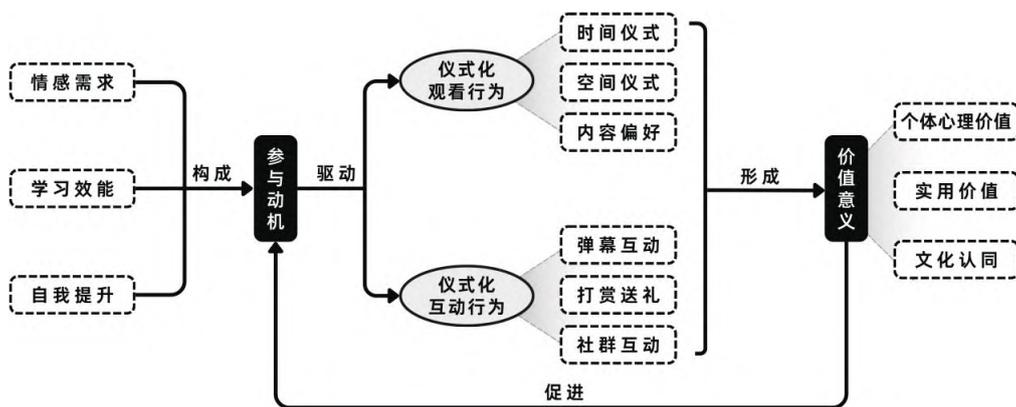


图1 陪伴学习直播观众的仪式化参与行为及意义模型图

互联网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助推线上学习形式层出不穷、广受关注。早期在线教育平台单向传播模式与社交功能的缺失,催生了青年群体对兼具仪式感与社群属性的新型学习方式的需求。“陪伴学习直播”在当代青年中备受青睐,其兴起有着深刻原因:它是技术发展与青年代际变迁的双重产物;又因其能营造学习氛围、促进互动交流,高度契合青年提升学习效率与动力的内在需求;它衍生出的“数字化自习文化”,激励青年共同

进步,成为当代青年积极文化中充满活力与正能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关键的在于,其构建了“共在而独处”的学习共同体,这种特有的互动性和共在感成为青年群体的重要选择,也使其成为网络学习直播的细分领域。主播与观众通过摄像头共享学习状态、依托弹幕获取情感支持、运用打卡机制强化自律,使单纯的学习实践转化为兼具工具理性与情感价值的媒介仪式。5G网络普及、手机多机位推流等技术,大大降低了参与者直播的门槛;智能弹幕过滤、学习时长可视化强化了参与者的实时在场感。这种技术进步与社会群体需求的耦合,标志着从单一“工具化”的在线学习向兼顾“情感化”的双重模式转型,也为廓清数字时代传播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下文将对这种现象的内在机理与成因展开分析。

### 三、“陪伴学习直播”的形成是传播技术发展和青年群体代际变迁的双重结果

在当代中国,青年学习问题一直是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代际冲突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核心焦点是如何有效解决青年的学业问题,且这一矛盾正不断激化。学习动力不足是当今青年的通病。学习动力其实是学习活动的内在心理倾向,需要持续地激发与维持。这种动力通常会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动机,对学习本身价值的认识,即很多青年没有从根本上明白“我为什么要学习”;二是情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会直接影响青年学习的态度和学习行为。在动机和情感的作用下,青年会产生爱学或者厌学的行为倾向。三是持续力,除了具体的教材配适度、学习方法等问题之外,目前全社会青年学习问题实际上集中在激发和维持学习活动的内在持续力不足上。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全方位的信息刺激与功利化的学习目标,与传统的学习方式形成强烈的冲突,更形成了无数家庭的日常“战场”。以“成功”为特征的中国家庭教育传统育人目标,与Z世代青年时代特征及成长需求的矛盾,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最难解的问题之一,而“陪伴学习直播”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有效尝试。

#### (一)重构了教与学关系的新型学习模式,可资教育改革发展借鉴

“陪伴学习直播”打破了原有课堂教育中师与生、教与学之间的基本关系状态。一是实现师与生的“共情”、教与学的“共通”。在这种模式下,青年在直播中的行为呈现显著时代化、仪式化特征,表现为高频次、长时段的“超长续航”观看,并通过弹幕打卡、虚拟礼物等符号互动构建“虚拟共在”的场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共情”“教学共通”。这一过程中,作为“观众”的青年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以学习真实性为核心的直播内容,这会直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这一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与学的方式,而且促使教与学双方都对学习这项涉及代际传承、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有了更本质的诠释和追求。可以说,“陪伴学习直播”本身就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是传播技术发展和青年群体代际变迁的双重结果。二是建构“共在而独处”的特殊陪伴性质的学习共同体。“陪伴学习直播”凸显了新技术的发展与时代变迁给青年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推动。通过实时共享学习场景、弹幕互动、虚拟自习室等行为,青年在这个场域中既是实实在在的“共在”,又是完全意义上的“独处”。这种非常灵动的特殊身份,叠加多种现代网络技术,对生活在此

息技术高速发展时代背景下的青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陪伴学习直播”这种独特的互动性与共在感自然成为青年群体的重要选择。三是转化学习实践为兼具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媒介仪式。“陪伴学习直播”运用现代媒介手段，通过技术中介重构了学习行为的符号意义，主播与观众借助摄像头展示学习姿态、通过弹幕交换情感支持、利用打卡机制强化自律，使学习实践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学习”。这种“可见性”进一步放大了陪伴学习直播的社会效应。四是形成以网络传播技术推动青年良性发展的范例。“陪伴学习直播”将青年群体与现代社会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了网络技术的普惠性与青年群体对新技术的敏感与喜爱的高度契合。在社会竞争不断升级、人际关系迅速变革的背景下，青年群体因效率焦虑催生出新的生存策略——他们将直播平台转化为兼具“情感陪伴”与“自我管理”功能的数字工具箱。这种个体心理诉求与技术架构的深度融合，不仅揭示了在线教育从知识传输工具向情感互动场域的范式转型，更在传播学领域开辟了透视数字原住民行为模式的观测窗口。“陪伴学习直播”的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网络传播技术与 Z 世代青年与生俱来对新技术的拥趸深度相融，这是教育方式的创新变革，是青年群体的积极选择，更是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必然趋势。

## （二）网络化进程中青年社会行为选择，积极正向回应时代发展

作为“数字原住民”，Z 世代的成长轨迹与中国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深度交织，其娱乐、社交乃至学习行为均高度依赖网络环境。第一，Z 世代青年对“共在感知”有明显的需求性。本研究对“陪伴学习直播”参与者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19~22 岁的参与者占比 34.4%，23~25 岁占比 34.7%，两者合计达 69.1%，构成陪伴学习直播的核心用户群；26~30 岁的占比 20.9%，31 岁及以上仅占 7.2%。由数据可知，92.8% 的参与者年龄在 30 岁以下，这一年龄分布特征与 Z 世代的媒介使用习惯乃至日常生活习惯高度契合。在深度访谈中，受访者均表示，网络能够提供一种陪伴感，对网络“虚拟共在”持有积极态度，反映出青年对该学习模式有明显的依赖性，这也正是他们更倾向于尝试并信任通过直播方式来获得陪伴感的原因。受访者 M20 提到，“独自在寝室学习的时候，直播间的氛围让我感觉像在图书馆一样专注。”受访者 M17 表示，“在我备考 CPA 期间，每天定时进入直播间打卡已经成为习惯，这能给我坚持下去的动力”。研究充分证明，Z 世代对“共在感知”的需求促使其通过虚拟空间弥补现实社交缺失，形成“情感连带”<sup>①</sup>。第二，年轻用户对“虚拟共在”学习模式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参与和喜欢的程度并不相同，这既反映了不同年龄段青年学习和认知方式的某些特点，也进一步印证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技术发展和青年群体代际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度。Z 世代具有和父辈不一样的社会环境和人际交往特征，特别是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变迁带来的真心实意、深层次的“情感连带”的缺失，更令他们中的很多人热衷于网络社交。陪伴学习直播的受众类型相当广泛，说明其能够吸引来自不同学历背景的人群，但核心受众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是需要长期专注学术型学习场景的青年人。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不断加速的传播技术进步，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差异越来越突出。年青一代在学习、掌握、运用新方法新技术新知识方面，拥有与生俱来的优势。第三，历史社会学对“代际特征”的研究有创

<sup>①</sup> 诸葛达维：《线上情境中的互动仪式机制研究》，载《未来传播》2021 年第 6 期。

新性。这一研究视角是历史社会学视野下新的青年研究中代际比较的新范式。以卡尔·曼海姆等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提出的代际社会学理论,从社会经济变迁导致代际差异的视角分析青年的行为和价值观,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研究的一种重要研究范式<sup>①</sup>。在这一理论视角下,Z世代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移动通信技术不断更新,互联网快速普及,社交媒体迅猛发展成为这一代人成长发展的重要背景,互联网经济、数字社会、AI技术等日新月异全面影响了他们的认知和行为,塑造了这一代青年的独特代际特征,也是他们对时代发展的积极回应,给历史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命题。

### (三)信息时代群体代际变迁,符合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发展逻辑

“陪伴学习直播”这一网络传播新形态,与信息时代青年群体的代际变迁相遇,二者叠加相互作用产生的文化传播社会现象,亟须依托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观、社会观、文化传播理论去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就揭示出“青年”这一群体及其成员所具有的理想性、积极性、开拓性、未来性和继承性、过渡性、成长性、可塑性等质的规定性<sup>②</sup>。马克思高度重视青年发展,其中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其教育观的精髓,而且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目标导向。马克思还高度重视组织的特点和作用,强调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坚持对青年的组织化培养。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青年本质的基本论述去分析“陪伴学习直播”,可以发现:第一,时代变迁推动青年群体与社会关系更趋紧密。相比于西方自然主义视角的青年观,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基础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一理论视角下,青年不仅具有人的自然性,还具有社会性,而且越走入现代,青年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就越密切。社会关系涉及人与社会的本体论建构<sup>③</sup>。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日益成为个体社会关系的核心,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支撑性元素。青年的关系命题不仅体现着成长和发展,而且更突出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本质<sup>④</sup>。所以,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青年都呈现出“代”“社会代”的特征,这正是新型学习方式“陪伴学习直播”成为青年用户喜闻乐见的学习模式的时代背景和深层次原因。第二,时代变迁促使青年社会学理论研究与与时俱进。青年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时代范畴。工业革命引发的重大社会变革,使青年成长问题成为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核心议题;青年群体也由此作为具有独立研究价值与现实关注必要性的对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具有社会科学理论性质的青年社会学,以社会学的基本视角与框架研究青年的社会本质、青年群体特征、青年问题,以及青年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等<sup>⑤</sup>,这是国际青年研究的普遍理论视角。我国独有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下,以指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为目标,研究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形成变化,以

① 李春玲:《代际比较视野下的青年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7月11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7/t20230711\\_5667068.shtml](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7/t20230711_5667068.shtml),2025年8月10日访问。

② 高云涌:《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时代内涵》,载《光明日报》2019年5月7日,第11版。

③ 陆士桢、李泽轩:《浅论百年来共青团青年工作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④ 陆士桢、李泽轩:《浅论百年来共青团青年工作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⑤ 陆士桢、王志伟、刘庆帅:《从五四运动100年看青年与时代的关系》,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及科学施以教育的规律，这是中国特色的青年工作的方法论体系<sup>①</sup>。随着青年日益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鲜明特征的重要群体，跨学科的“代”“代群”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解释青年社会行为，包括青年与社会各种新生事物(新兴技术，新型社会形态，新型生活方式等)关系的重要理论起点。从这一视角出发，“陪伴学习直播”不仅是一种学习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种生活生存方式的代际转变。第三，传播技术进步助力学生共在个性学习成真。调查数据显示，陪伴学习直播观众中，学生群体占比48.5%，构成最大用户集群。这是因为与其他群体相比，大学生群体是青年群体中最活跃、最敢于尝试新生事物的一群人，是代际特征最突出的群体，他们参与网络传播的自由度较高，拥有充足的时间去探索网络。一方面，大学生普遍面临寝室学习的矛盾性需求——既追求自由的学习时间，又因公共空间限制需规避人际干扰。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对自律性的高要求也催生了“技术化他律”的需求。当然，“陪伴学习直播”也在根据用户的不同背景与需求，不断提升直播的包容性价值。例如，针对低学历用户，直播间通过“学习榜样展演”功能(如主播备考经验、学习方法)提供非正式教育支持。一名高二学生受访者 M7 表示：“看主播用思维导图整理知识点，我才知道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学。”而对于高学历用户而言，直播间的意义更偏向“技术化仪式空间”。一名博士在读学生受访者 M15 说：“我常开着直播间写论文，并不是需要监督，而是‘学术在场感’。”可以说，“代”与“代群”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解释了“陪伴学习直播”在当代青年群体中备受拥戴的根本原因，诠释了这种新型学习方式根本性的时代特征。

#### 四、“陪伴学习直播”的强大学习功能高度契合当代青年的内在需求

“陪伴学习直播”之所以受到青年的广泛欢迎，在于其具有激发情感需求、强化参与动机、提升学习效能的强大功能，而且这些功能与面临多元挑战的青年内在发展需求高度契合，特别是针对当代青年学习的相关问题(包括学习情感需求的激发、学习动机的强化、学习效能的提升等)。在“陪伴学习直播”过程中，观众通过传播技术赋能的仪式化实践不仅缓解孤独感、实现社交补偿，而且能够在虚拟监督与行为模仿中提升学习效率。

##### (一)低压力社交构建情感基础，共在独处催生持久陪伴

当代青年面临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社会交往越来越多元，不断变迁的人际环境、生存发展的巨大压力、学习的孤独感与自律艰难的困惑等多种压力不断叠加。而直播间的“弱社交”属性(如弹幕打卡、进度同步)既能提供情感支持，又避免了线下的社交负担。一位大学生受访者 M8 坦言：“在直播间里，我不需要和他人交流，但看到弹幕里大家都在努力，就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这种“共在而独处”的参与模式，不仅精准契合了当代很多大学生对“低压力社交”与“高效学习”的双重诉求，而且能够使参与者克服低落情绪，保持积极向上。研究表明，通过直播能够实现平衡工作与自我提升的诉求在非在校观众

<sup>①</sup> 陆士桢、王志伟、刘庆帅：《从五四运动100年看青年与时代的关系》，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中表现突出。一名互联网从业受访者 M22 表示：“下班后身心俱疲，但打开直播间看到那么多人还在学习，就会强迫自己至少读一小时书。”袁宗梅与李博的研究发现，备考群体正面临多方压力，其获得的教师支持(如情感支持等)水平普遍较高<sup>①</sup>；升学压力促使学生寻求“监督共学”和“情感陪伴”等非传统学习支持方式。本研究显示，对处于备考状态的观众来说，陪伴学习直播的核心功能定位是为备考者提供学习支持与情感能量补给，揭示了直播间这种传播方式作为“数字化备考共同体”的独特心理和情感价值。

## (二) 仪式化传播奠定实践基础，渗透力激发持续投入

研究表明，仪式化观看能够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在线上场景学习中具有重要意义。李嘉颖从互动仪式链视角研究发现，“陪伴学习直播”从场景设置、直播陪伴、情绪激发等多维度，构建了虚拟共同在场的互动仪式，实现群体情感共鸣<sup>②</sup>。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可知，定时参加、符号场景、弹幕互动等重要元素，形成了陪伴学习的“场景-互动-情感”仪式化循环机制；参与者视直播间为“云端自习室”，形成持续参与的主观意愿和实际行动；每日定时进入直播间、进度同步汇报等都是标志性行为，帮助观众与主播共同营造相互监督空间，不断强化群体身份认同；观众还会效仿主播的可视化约束符号进行在线重复表演，实现“在线伴学”的自我约束。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数据挖掘，发现仪式化参与行为呈现鲜明多维度特征：第一特征是“超长续航”，表现为频率高、时间长。观众群体视其为核心学习辅助，“陪伴学习直播”已突破单纯的工具属性，融入深度学习时间规划和行为序列，形成“观看中学习”的联动模式，从而表现为高频度、长时间参与的特征。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显示，每周观看6~7天、4~5天、2~3天的观众分别为33.14%、18.86%、17.14%的占比，合计达69.14%，客观印证了“陪伴学习直播”参与者高频观看的普遍性。第二特征是“空间建构”，高频次参与观众将直播由学习辅助工具，延伸为沉浸式学习仪式或空间建构的载体。实践中，大量观众将参与行为绑定在固定时间点，使准时进入直播间成为自己日常学习的标准化程序，其本质是观众出于自身学习需求，主动建构学习仪式行为。经反复强化，准时参与行为逐渐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固化为程式化流程，演进为参与者对自我学习行为约束的机制和学习承诺履行象征，实现从被动接受陪伴到主动建构秩序的本质飞跃。物理环境准备、虚拟场景代入、场景依赖形成是这种体验的共同支撑，反映出观众借助空间仪式将实体学习场景与直播构建的虚拟传播空间相融合，形成隔空的数字化陪伴自习模式，实现传播力更强、传播范围更广目的。就物理环境准备而言，观众在进入直播前，大多会先整理自己现实的学习环境，效仿主播营造与之一致的空间氛围，这一行为不仅使现实场景更适合学习，也暗示自己提前进入与虚拟环境相适应的学习心态。受访者 F1 说：“穿着要正式得体，桌子上不能杂乱，尽管只有自己，但也要像在图书馆学习一样”。充满仪式感的环境准备与场景同构，通过淡化空间界限、契合环境氛围，来消除观众心理隔阂，尽快进入专注学习状态。陪伴学习直播通过

① 袁宗梅、李博：《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对学业压力的影响及教育建议》，载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编：《2024 高等教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成都：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2024 年版，第 94-97 页。

② 李嘉颖：《基于互动仪式链视角透视学习直播热》，载《青年记者》2020 年第 14 期。

主播场景传递,浸润带动观众氛围改变,构建了一个身临其境的“云自习室”。就虚拟场景代入而言:观众在高频长时观看主播学习行为时,会不自觉地自我代入虚拟场景,产生心理共在感,精神上彼此陪伴学习。受访者 M9 坦言:“一进入直播间仿佛进入考场,主播专注学习的神情,令我一下子就静下心来读书。”甚至有的用户多设备操作分屏,创设虚拟“同桌”学习,这种场景代入跨越空间界限,令观众在虚实结合的场景中实现情感同频、行为同步。而场景的依赖形成则是:长期参与陪伴学习直播,观众会对虚实结合的特定场景产生依赖,表现出习惯性趋向。这种趋向的形成,来自稳定的环境场景提供了心理适应,甚至是心理安全;同时也会推动观众去追求“标准化”场景和仪式,形成固定场景与个体学习习惯双向正反馈刺激。反复的空间体验使直播环境、学习仪式与个体学习心态形成条件反射,从根本上促进参与者的学习情感、动机、效率。第三特征是“主动选择”,参与者选择偏好明确。观众不仅对内容进行选择,还会筛选直播场景,同时还涉及对场景赋予不同意义的过程。经访谈汇总分析显示,主动选择核心倾向有三方面:主播学习专注的真实性、学习氛围安静有沉浸感、体验小群体空间归属感。这些偏好不仅折射了观众个体需求,也表达了观众对陪伴直播“学习高效”与“情感联结”的双重诉求。

### (三) 榜样示范夯实效益基础,隔空自律心流互动

在这种传播形式中,成员间没有实际的面对面,但有实实在在的心灵碰撞,相互之间的互动和影响频繁,群体中的互相影响较现实的课堂更加深刻。特别是主播的“榜样行为”通过视觉化呈现,为观众提供了直接的行为参照,成为参与者学习品质养成的榜样。调查显示,观众对直播内容的首要筛选标准是主播是否处于真实、专注的学习状态,这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心理转化机制。受访者 F4 表示:“我确定参与哪个直播间,只有一个标准:主播要真正专心学习,而不是作秀。”主播的专注度表现成为直播间的核心衡量指标,有观众甚至将自身学习效率与主播的专注度直接挂钩,认为主播的专注度不仅提升了他律的监督,还能以“学习伙伴”的集体仪式感激发观众共同目标感,提升学习自律水平。受访者 F5 说:“看到主播一直在看书,偶尔玩手机的我觉得落后了,该背题了。”这种学习的自觉性还表现在观众对直播间音视频背景选择上,明显偏好于去娱乐化的“干净”场景。这种偏好旨在追求与严肃安静的现实自习室相近的浸润式环境,防止信息传递纷杂而破坏专注力,也客观反映了陪伴式学习直播是由主播与参与者共同营造的伙伴式学习空间,互为“榜样”、良性刺激。例如,受访者 M22 强调:“有些直播间放流行音乐或不停聊天,反而让我分心,我只留着一个键盘敲击声很小的直播间。”安静氛围的营造不仅通过声音控制实现,还依赖视觉信息的简洁性。部分观众刻意选择“无真人出镜”的直播间,仅保留书桌、书本与手部动作的画面,如受访者 M26 所述:“主播不露脸更好,桌上只有翻书和写字的画面,让我想起高中晚自习。”这种去人格化的场景设计弱化了娱乐属性,使观众更易进入“心流”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参与者专注、认真、坚持等学习品格,把互动集中在学习内容的交流和吸收上。

### (四) 自选场景满足偏好基础,熟人社会获得归属

各种学习直播观众参与规模大有不同,小群体场景被多数人偏好,原因在于对有效互

动和虚拟社群熟悉感的追求。受访者 M24 强调：“小而精的直播间有私人自习室的感觉，互动能随时受到主播关注，一个‘加油’的回复也能令我提神。”小规模直播间降低了互动难度，提升了观众参与度和存在感，也易于激发观众的责任心和维护行动。M24 介绍：“我关注的三个学习直播间，粉丝规模都低于 500 人，大家都是‘熟人’老朋友，经常通过弹幕打招呼。”圈群里构建的虚拟小社会，有“熟人”陪伴，可避免大群体社恐，且在轻松熟悉的环境中更易静心专注读书，久而久之可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这种小群体场景自主选择行为，折射出观众追求存在感、渴望掌控的愿望，尽显了观众群体既追求学习效率又需要情感陪伴。

## 五、“陪伴学习直播”形成的“数字化自习文化”传播逐渐成为当代青年积极文化的一部分

从本质上讲，文化的根本属性和功能在于对人类或某一个民族，乃至部分人精神面貌的塑造，滋养出大大小小各具特色文明的土壤。检验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传播的广泛性和持久性。陪伴学习直播通过重构时空秩序与符号共享，不仅为个体提供了心理支持与效率的优化路径，同时也通过“云同桌”“考研搭子”等虚拟社群建构了新型学习共同体，形成兼具工具理性与情感价值的“数字化自习文化”，实现强烈的文化认同驱动。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发展变迁与青年群体创新发展共存共生的青年文化、学习文化。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组织乃至文化的基石，包括目标等重要元素的群体文化更是深植于每个成员心中的重要准则和方向。它源自社会文化和团队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包含价值观念、共同追求、管理体系以及道德规范等。其中，精神层面的聚合和凝结是群体文化的核心和主体，会成为广大成员共同而潜在的意识形态。“陪伴学习直播”形成的“数字化自习文化”既是主播和观众互动形成的一种群体文化，又是实现“陪伴学习直播”现代化学习效能的重要传播载体。

### (一) 重复性符号互动呈现努力学习者共同体文化

尚·布希亚指出，现代社会中物品的价值不只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增加了符号价值<sup>①</sup>。在传播学意义上，网络媒介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其符号意义的建构作用日益显现。周蔚航与詹骞从社会表演视角揭示，“学习直播”已作为一种新的直播类型进入大众视野，观众在互动中构建符号系统，既完成了“努力学习者”的自我呈现，又通过弹幕中的“云同桌”等称谓构建起想象的共同体<sup>②</sup>。这种符号化互动被曹晔阳定义为“托物言志”的空间权力实践，观众通过部署计时器等非人行动者，使虚拟自习室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仪式空间<sup>③</sup>。本研究的数据表明，持续参与仪式化互动的观众中，76.3%会产生“情感连带”效应，其学习时长较非持续参与者平均增加 2.1 小时/日，印证了吴明华与张樾提出的弱

① [法]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1 - 164 页。

② 周蔚航、詹骞：《社会表演视角下学习直播中学习者的自我呈现研究》，载《新闻论坛》2024 年第 2 期。

③ 曹晔阳：《网络自习室中青年的陪伴行动与空间权力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24 年第 10 期。

联系强认同机制——即便脱离实体社群，仪式建构的情感能量仍能维系群体的归属感<sup>①</sup>。因为“陪伴学习直播”所营造的不仅仅是一个集体记忆的仪式空间，更是一种由有价值观念、共同追求、管理体系以及道德规范等组成的群体文化。

## (二) 情感凝聚力呈现身份绑定与意义共谋的云时代青年文化

圈群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在青年群体中尤为显著。一般来说，圈群更强调个体行动者通过持续的互动构建的社会网络，更着重于内部强度和频度较高的交往<sup>②</sup>。打赏送礼、仪式化互动、弹幕作为网红、粉丝等圈内流行的行为模式被“陪伴学习直播”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打赏送礼推动集体目标共鸣、仪式化互动实现情感释放、弹幕作为实现互动的生动表达。从物质激励到身份建构，网络上据此形成了一个为集体目标共鸣而努力向上、积极学习、互助互动的“云自习社群”。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大多数观众都提到会认同“某主播的粉丝”身份，更有观众主动使用“××自习室常驻人口”“某主播的学习搭子”等标签定义自我身份，正如受访者 M28 所述：“我的 B 站 ID 改成了‘橘子招牌老粉’，就像现实里介绍自己是名校校友一样自豪”。这种身份认同通过专属称谓（如“研友”“考公搭子”）强化群体边界，如受访者 M16 强调：“只有‘辰宝快读书’的粉丝才懂粉丝团名称暗号‘辰研梦’，外人根本插不上话。”此外，观众通过弹幕同步学习进度、共享情绪波动，建构出“共同奋斗”的集体想象。例如受访者 M9 描述：“半夜 12 点看到弹幕飘过‘高数刷完第三套’，突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熬夜”，这种共时性体验通过仪式强化群体凝聚力。部分观众甚至将集体目标内化为个人责任，如受访者 M17 提到：“直播间公告写着‘考研倒计时××天’，我虽然不考研，也觉得自己要努力学习。”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到圈粉文化的某些特点：如个体维度上“粉丝”会根据异质性偏好选择进入“饭圈”，具有物质性和筛选性特点；文化维度上，饭圈形成了内部专属的话语体系与运作规则，具有建设性与积极意义等<sup>③</sup>。文化认同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是最具广泛性、深层次和丰富内涵的认同领域，与个体和群体的同频共振高度关联<sup>④</sup>。

## (三) 价值意义呈现心理抚慰、实用功能与文化认同三维交织

观众参与直播行为的本质是“社会化学习实践重构”，通过仪式符号互动、个体情感共享、集体隔空共在，来寻求行为群体认同，驱逐个体学习孤独，构建仪式化文化后盾。在日常生活无网不在的信息时代，学习直播陪伴方式的兴起，不仅颠覆了传统实地学习场景的空间逻辑，还运用技术手段搭建仪式化在线形式，使其兼具工具理性价值与情感温度抚慰。其中，从工具理性视角探索在线知识传递、学习效能等已被既有研究关注，但同时也被视为孤独学习的产物。青年群体渴望在线上学习中得到陪伴，用信息技术获得归属，形成独处同时共在的集合体以缓解现实孤独。这种心理现象反映出青年群体对自身成长、

① 吴明华、张樾：《Z 世代线上直播学习的行为逻辑及反思》，载《当代青年研究》2021 年第 6 期。

② 王阳、张攀：《个体化存在与圈群化生活：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与圈群现象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 年第 2 期。

③ 赵秀丽、杨燕：《“饭圈”研究综述》，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4 年第 1 期。

④ 马迎、陈晓龙：《文化认同的路径依赖与现代变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社会交往的精神诉求<sup>①</sup>。基于凝视理论进一步分析发现,主播通过“自我展演-他者凝视-群体监督”的闭环模式,将传统自习场景中零散的个体自律转变为由主播引导、观众共同参与的“数字化自律剧场”,使观众产生被注视即自律的行为强化效应<sup>②</sup>。本研究发现,陪伴学习直播的文化价值体系既反映出Z世代在技术赋能下对学习意义做出的创造性诠释,也揭示了数字化学习场景中的复杂矛盾:既要追求“效率”又需要“情感补偿”;既想在虚拟世界找到“归属感”,又可能因此与现实产生“疏离”。

#### (四)文化形态呈现传统价值与流行模式二元结构

陪伴学习直播平台上所展示的文化形态,一方面是积极向上、努力学习的传统价值;另一方面展现出的形式又是最具现代性的,受广大青年欢迎的流行模式。其中有很多时尚的网络行为是中老年群体不熟悉、不理解甚至有些反感的。但也正是这些特点,使陪伴学习直播具备了其他很多学习方式无法比拟的特殊功能。如在学习方面,它建构了数字化自习文化:通过建立虚拟社群的情感共同体,高效维系了互动式学习;通过建立技术赋能的学习仪式,建构了新型高效的共在文化;通过沉浸式与具身化,有效提升学习效率。在情感方面,它创造了个体心理价值:通过从虚拟在场到情感锚定,实现参与者对社会支持的真实、即时的感知;通过从情感流动到深层次联结,满足了青年深度互动需求;通过秩序带来确定性与安全感,减少青年焦虑压力,等等。这是一种积极的当代青年文化支流,它通过数字化自习文化建构,实现文化认同;通过技术下的人文反思,形成文化认同的双重张力;通过从碎片化到神圣化的引导,实现对时空意义新的建构。

#### (五)文化动机呈现主播、观众双主体内核趋向

一方面,由数字媒介重构的“陪伴学习直播”场景,呈现出观众复合性参与动机特征。本研究发现,观众并非只有追求知识获取单纯的工具性需求,而是希望借此构建学习、社交、情感以及实现自我的多维意义系统。另一方面,观众在直播间周期性参与符号互动,既满足被良性监控学习的现实需求,又通过仪式化实现学习社群归属构建。既有研究也表明,这种陪伴学习可促进参与观众共同关注。连带强化反馈和群体团结,也可提升学习者积极情绪、自信心和进取感<sup>③</sup>。通过复合驱动的“工具理性与情感依赖”,实现效能提升动机;用“线上身体在场”的仪式化实践,满足更深层次自我提升诉求。长时间参与直播的用户常常出现“学习主播化”倾向,由“观看者”下意识模仿主播使用符号系统,跃迁为“表演者”身份。随着“陪伴学习直播”用户不断发展壮大,这种学习现象由形式上的符号化场景设置、仪式化学习背景等,逐渐呈现出内涵明确的学习目标、持久的自我驱动、良性互助的伙伴关系,这些行为、现象、理念汇聚出信息化现代学习文化雏形。

为有效研究“陪伴学习直播”这种新型学习形式,本文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以传播仪式观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力求解析

① 孙文峥:《“在一起独处”:视频时代的数字化管理与陪伴——以青少年直播学习为例》,载《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1期。

② 李晴晴:《凝视中的自习:学习直播间的学习文化实践》,载《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23年第1期。

③ 李海峰、王炜:《网络陪伴式学习——一种泛在学习场域下的群体自律协同学习模式》,载《电化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

其观众仪式化行为特征、他律参与动机和内驱价值意义等，从而探究这种新型隔空学习模式与青年信息化发展、青年时代现象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陪伴学习直播”这种积极的青年社会现象之所以深受广大青年尤其是学生的青睐，是因为它是数字时代青年群体敢于尝试技术赋能，仪式化线上线下重构学习场景，创设出既具理性工具又注入情感价值的“虚拟学习共同体”。其符合现代教育的先进思想和总体目标，也呼应我国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到，信息时代文化传播快捷、多元、复杂、虚拟交织的客观现实社会环境，信息技术发展给人文社会伦理关系及行为规制带来的尖锐挑战，以及目前我国教育资源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稀缺、青年学生学习成长竞争激烈等深层次问题的客观存在，我们尚需深入研究“陪伴学习直播”等新型自励学习模型，不断探索信息化时代更优更多的创新智能化青年学习模式。

---

## Abstract

---

###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of Youth “Companionship Learning Live Strea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LUO Zhennan, YUAN Ying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live streaming technology's deep integration into educational scenarios and digital natives becoming the mainstay of the youth population, “companionship learning live streaming” has rapidly emerged as a new paradigm for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t not only addresses practical dilemmas faced by contemporary youth, such as insufficient learning motivation, alienated social needs, and weak self-discipline mechanisms but also reflects the paradigmatic shift of learning scenarios in the digital age—from individual cognition to collective ritual.

From a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with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as its c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focuses on bilibili, a key platform gathering young people,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ritualize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intrinsic driving mechanisms, and socio-cultural values of youth participation in companionship learning live streaming. It aims to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solving problems in modern education, such as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the lack of emotional support, while enrich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youth culture and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dopting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and grounded theory to construc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strives to offer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new learning cultur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s employed to capture detailed trajectories of ritualized interactions in live streaming scenarios, providing a thick description of companionship learning live streaming on Bilibili.

Questionnaire surveys are conducted to obtain user characteristics, and a combination of purposive sampling and random sampling is used to select 28 interviewees with diverse backgrounds for in-depth interviews. The mix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help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udiences' behaviors in companionship learning live stream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emergence of companionship learning live streaming is the dual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s among the youth group. Second, the strong learning function dissemination of companionship learning live streaming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intrinsic needs of contemporary youth. Its widespread popularity among young students stems from its powerful capabilities to stimulate emotional needs, strengthe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ll of which closely align with the inherent developmental needs of youth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Third, by reconstructing temporal-spatial order and symbolic sharing, companionship learning live streaming not only provides individuals with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paths but also constructs new learning communities through virtual groups such as "cloud deskmates" and "postgraduate exam study buddies". It has formed a "digital self-study culture" that integrate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emotional value, driven by strong cultural identity.

The innov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ly, it extends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to online learning scenarios, construct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ritualized learning in the digital age and addressing the limitation of existing research that emphasize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hile neglecting emotional value. Methodologically,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streamer and audience, combined with mixed methods, it achieves an in-depth de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cenarios. Substantively, it reveals the essence of companionship learning live streaming as a positive cultural practice among youth, enriching intergenerational research and internet culture studies from a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policy implications, it provides an innovative model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offers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learning support system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functional upgrading of lifelong learning platforms. In terms of academic exchange value, it establishe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latform integrating theories from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providing a new dialogue space for understanding behavioral changes of the youth,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online rituals, and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al models in the digital age.

**Key Words:**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companionship learning live streaming; youth learning behavior; live streaming; grounded theory

---

责任编辑 王辰月  
责任校对 李小雨